



美食

## 悠悠红薯情

□ 刘思来

在西南边陲的老家,红薯是主要农作物之一。红薯产量高,家家户户都种。秋冬之季,红薯收成,挖红薯成为每天的活计之一。通常,红薯不会一次性挖完,每天挖一点。直到进入冬末,地里不能保存了,才会一次性挖回来,储存在家里。储藏一段时间后,红薯的淀粉转化成大量糖分,煮出来的红薯就非常甜了。当然,小孩最爱的,不是煮红薯,而是红薯干。

每次煮红薯的时候,通常会把大个头的红薯放在锅的最上面。红薯煮熟后,大个头的人吃,剩下的捣碎了养猪。煮熟的红薯,摆在瓦房上晾晒,日积月累,瓦房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红薯。故乡的秋冬之季几乎无雨,为红薯干晾晒创造了极好的条件。瓦房上的红薯在阳光和风的洗礼下,慢慢去掉水分,红薯就变得香软可口,有嚼劲。放学回家,我们拿着竹竿,捅瓦房上的红薯干吃。有时候还会在书包里放上几个,背到学校去分给同学。

条件逐渐改善,瓦房变成了平房,生产力逐渐提高,母亲便能够挤出时间,做各种各样的食物。母亲将个头大的红薯

挑出来,洗净去皮,放在锅里煮。煮熟的红薯,放在平房上晒,晒干水分后,能保存好几个月,来年春季还能吃上红薯干。到冬末的时候,开始储藏红薯。由于温差的缘故,红薯总是越挖越甜。挖回家的红薯,通常会放在地窖里储藏起来,做饭的时候,放在滚烫草木灰里焖。红薯香味会飘满整个屋子。焖好的红薯刷去表面的灰,吃在嘴里香糯甘甜,唇齿留香。

红薯还可以做成红薯窝窝头或红薯粉条。红薯窝窝头做法简单,挖回来的红薯去皮切片,晒干后碾成末,收藏好。想吃窝窝头的时候,温水和面,成型的窝窝头放在锅里蒸熟即可。红薯粉条的做法要复杂一些,农人做得不多,专门卖粉条的个体户做得比较多一些。红薯洗净后放在粉碎机里粉碎,过滤出淀粉,淀粉打芡,熟后挂粉晾干,吃的时候用开水泡一泡,就可以吃上可口的红薯粉。当然,记忆最深的,要数红薯麻糖。每一年,母亲都会做一些红薯麻糖。红薯麻糖工序相对简单,孩子们也爱吃。通常将挖回的红薯洗净煮熟,加水捣成泥,过滤掉皮和渣,放在锅里小火慢熬,最后点上麦芽糖,红薯麻糖就做好了。熬干了的红薯麻糖可以保存很久,还可以

做成米花糖和其他的甜品。

在日本电影《小森林》里,将红薯去皮煮熟,再切成片,一片一片晾起来。吃的时候,放在火炉上烤,和我们的吃法如出一辙。红薯浑身是宝,除了土里的茎块,叶子也能吃。将红薯的嫩叶掐回来,洗干净,放上佐料爆炒,也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。你知道吗?红薯还会开花,红薯花淡紫色,像一朵小小的喇叭花,非常漂亮。在北方,由于天气冷,红薯收得早,因此很少能看见红薯开花。红薯开花便被当做一种稀奇事,所以农村有一种不科学的传闻,红薯开花,夫妻分家。

红薯能够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,在500多年前的明朝,还颇费了一番波折呢。据《金薯传习录》记载,红薯最先由西班牙人带入吕宋,即今天的菲律宾。当时西班牙人“珍其种,不与中国人”。在海关设置层层盘查,防止被带走。广东福建长乐人陈振龙贿赂当地土著,得到数尺红薯藤,将其编在水绳里,在水绳上抹上泥,才躲过了海关的层层盘查,遂引入中国,开始效法栽种。

小小一个红薯,系着深厚的情缘,这份情缘,承载着亲情、成长和故乡变迁的记忆。

旧事

## 冬日清晨的三头狼

□ 聂光玲

1987年的冬天特别寒冷,漫天的鹅毛大雪过后,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。清晨地面的雪快有三尺厚了,我们一家人正在扫门前场地上的雪,抬头间忽然看到了三头狼,就在家门前的雪地里慢悠悠地走着。

“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雪,狼是饿得不行了,出来找吃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看,前后两个个子高,走在中间的个子瘦小,可能是小狼崽儿,看来是一家三口。”母亲说。

我和弟弟吓呆了,不敢出声,迅速跑进屋里,唤爸爸妈妈快快进屋,关上门,再透过窗户格子向外看。我想起,以前常常在傍晚听到近在咫尺的狼群叫声,但从没见过真正的狼。这近在眼前的三头狼,让人惊恐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。

不一会儿,我听到父亲在家里翻箱倒柜,说是找雷管、炸药之类的东西。我和弟弟还躲在关紧的窗户后面,屏声静气地透过窗户的木方格看外面雪地里的三头狼。

忽然,我意外地看到了雪地里的父亲,他用铁锹端着前几天被黄鼠狼咬死的带血的大公鸡,以一种近乎虔诚的神态,缓步向三头狼靠近。母亲竟然也紧随其后,弟弟吓得喊出了声,我惊慌失措地赶紧捂住他的嘴。但是,我不知道爸妈要干啥,那么危险恐怖的狼,他们这会儿却要去找狼靠近?

我只觉得浑身的头发和汗毛都立起来了,也想要去帮点忙,但是,我不敢出门紧随他们身后,实际上我和弟弟也出不去了,因为爸妈出去的时候,已经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了。

我继续趴在窗户看,我看到了,在距离三头狼三五米的地方,父亲停下来了,并示意身后的母亲也停下来。他半蹲下身子,用右手按住胸口,露出亲切的笑容,对着狼说:“今年下雪时间太长了,你们一定是饿了吧?一定是想给小狼崽儿找吃的吧?我们没有恶意的,我们是邻居,把这个大公鸡给你们吧!”

这时,只见走在前面的那灰狼咧咧嘴低嚎,它应该是这三口之家的一家之主,发出的声音仿佛要让它全身的毛发都抖动起来,我的父亲一直和它对视着。一人一狼,在雪地里如雕塑般对望,从口中呼出的气息在空气里凝结成白雾,互相交织在一起。

天色越来越亮了,本是雪白的大地此时添了一道微弱的阳光,显得更加刺眼、寒冷。蓝天白云,皑皑雪地,雪地瓦屋里的我和弟弟,同在不远处的母亲以及远处的狼母子,雪地中间的一人一狼……整幅图足以震撼得让人流泪。天穹之下,是茫茫荒原和冰雪覆盖的远山。

时间仿佛被冻结了,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缓慢。那头狼只需一探头,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够到父亲的身体,太可怕了!

突然,我看到灰狼迅速跳起,一眨眼的功夫,伸头叨起父亲手上铁锹里的大公鸡,掉头走到狼母子面前,互相抵一下头,似乎说了什么。然后一起望向还在雪地里惊魂未定的我的父母亲,发出“嗷呜”的狼啸,便向远处走了。

我的父亲硬生生在雪地里僵了很久,直看着那三头狼走进房前的丛林,再也看不见踪影,才回过头来,和母亲一起拿钥匙开了门、回家,看望被锁在屋里惊呆了的我和弟弟。

父亲出门前准备的雷管和炸药没有派上用场,他再一次仔细地从胸前的衣服里拿出来,存放到了阁楼上。

之后的一整天,我们一家四口都围坐在火炉旁,做饭、吃饭都形影不离。父母除了安慰我们姐弟不要害怕。

父亲说,其实他和狼是有对话的:“几十年来,大家如同邻居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共存,互不伤害,各自生活。村庄里的居民家家有枪火,但是,大家从来没有把枪口对准你们……所以,请回吧!带上这点儿食物,喂养你们的孩子。等这场大雪停了,再去别的地方找吃的……”



水天一色 汤青 摄

诗苑

## 很老的时候

□ 杨福江

还记不记得  
那走过来的时光  
有炊烟的天空  
是家乡  
一缕缕飘荡在空中

记忆的藤蔓  
蜿蜒在村庄里的  
稻田埂上

日子堆砌起的城墙  
我把自己推在门外  
我凝望自己  
除了景和物  
我流下的泪  
自己珍藏

闲话

## 积雪为粮

□ 郭华悦

很喜欢《西游记》里的一首词儿,叫《苏武慢》。

里头,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,“积雪为粮,迷了多少年少”?每次看到这句话,脑中总会浮现出小时候过家家的情景。

那时,一到了冬天,老家常常下起漫天大雪。下雪的日子,孩子们相约着到外头玩,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爬犁,玩得不亦乐乎。有时,玩累了、乏了,就想着玩点不费力气的。所以,过家家就登场了。

玩过家家的时候,小孩们都挺认真的。每个人的角色,都分配好,砖头瓦片啥的,也都有各自的象征,多代表着家里的某一样事物。一个完整的家,当然少不了粮食。用啥来充当粮食呢?孩子们想到了雪。

所以,每次玩过家家,每个“家”里都会准备一个罐子,用来装雪,就当是家里的存粮。“煮饭”的时候,从罐子里掏出一把雪,像模像样地做着。而每次过家家结束时,女孩子们都会把罐子连着雪,一起带回家里。

对于罐子里的雪,我总有着特别的情感。每次回到家里,都小心把罐子放好,塞进床底。在我心里,那些雪,确实就是我的“粮”,是我生活的重心。所以,得小心放好,免得一不留神,让别人把这粮给偷了。

可第二天一早,“粮”往往还是不翼而飞。屋里暖,装在罐子里的雪,化成了水。我小心保存的“粮”,最终还是以这种方式,脱离了我的“家”。

再后来,年纪稍长,再想起这事儿,心里顿时对“积雪为粮”有了不一样的感触。雪积得再多,也终有化成水的一天,哪能为粮?积雪为粮,不过是空欢喜一场,白忙一趟,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,“粮”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领悟到这个道理的我,当时刚踏出校门,经历了工作和感情的失败。工作上,我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,仍旧幻想着用汗水和勤劳,一点一点地朝着梦想前进。结果可想而知,一开始方向就不对,之后再多的努力,也如同那罐子里的积雪,瞬间就化成水,永远也成不了粮。

而感情上,懵懵懂懂的我,和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人,谈了一场草率而荒唐的恋爱。我幻想着,用耐心和爱,来改变对方,化解障碍。可结果证明,那些宽容与忍让,如同一点点累积起来的“雪”,最终一场空,而成了感情里的“粮”。

可多年后,再回过头去想那些曾觉得不堪且痛心的经历,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。如果没有早些年的磨练,没有那些在逆境中滋生而出的坚强,如今的自己,会是什么样子?

原来,那些看似一场空的“雪”,都有着特定的使命。人生中的每片雪花,都有着独特的含义。初时,看似毫无用处,可等到阅历渐长,再回过头来,却发现人生若没有了这样的“雪”,如今该是完全迥异的一幅画面!从“雪”到“粮”,看似毫无收获,可在这过程中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要的不是结果,而是一颗饱经磨练而愈发坚强的心。

原来,在时光里,“雪”积累多了,也就成了精神上最宝贵的“粮”。